

茹若
R. J. R. R.
著

戒煙

上卷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茹若 Ruruo 著

尾戒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尾戒(上下册)/茹若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80173-906-3

I.尾… II.茹…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9180 号

尾戒

作 者 茹 若

责任编辑 李 璞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32 开
19 印张 6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06-3

定 价 34.80 元(全二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上卷

楔子

圣诞节王子的玫瑰手帕·002

CHAPTER 01

登场：第三者的未婚夫·005

CHAPTER 02

绯闻：她成了景安的八卦头条·013

CHAPTER 03

心疼：那个宛若天使的男子·029

CHAPTER 04

尾戒：永恒不变的古老咒语·040

CHAPTER 05

警告：给所有做灰姑娘美梦的·049

CHAPTER 06

交易：给我一个追你的机会·055

CHAPTER 07

再遇：那个宛若天使的男子·067

CHAPTER 08

月饼：天底下最可怕的恶魔·074

CHAPTER 09

归来：哥哥再也不会离开·078

CHAPTER 10

约会：陌生人送来的兔子·083

CHAPTER 11

搬家：住进尹树的豪华办公室·092

CHAPTER 12

瞩目：许年恩中秋演唱会·100

CHAPTER 13

尹树：母亲是丑恶的灰姑娘·107

CHAPTER 14

是你吗：原来一切都还在心底·113

CHAPTER 15

愤怒：你还是忘不了他吗·121

CHAPTER 16

风波：我没想过你会这样无耻·139

CHAPTER 17

许年恩：以后她由我来保护·150

CHAPTER 18

李雅奈：可以为爱的人做任何事情·157

CHAPTER 19

白沙湾：乔可洛豪华生日派对·166

CHAPTER 20

再见：烟花中的那个男子·176

CHAPTER 21

遇险：承载着你们的生命活下去·187

CHAPTER 22

相爱：可以依靠一辈子的人·200

CHAPTER 23

忘记：这不是唱给你听的歌·208

CHAPTER 24

许年锦：不计任何手段也要保护·222

CHAPTER 25

绝望：又一次伤害了爱的人·240

CHAPTER 26

季小攸：我爱的人只有许年锦·255

CHAPTER 27

歌唱：在天堂的姐姐也会听到吧·265

CHAPTER 28

莫如心：杀了你父亲的人是·272

CHAPTER 29

许年恩：我不是你的弟弟·286

尾戒

上卷

楔子：

圣诞节王子的玫瑰手帕

周围是寒冷的空气，轻轻呼吸，便有白色的雾气在面前缭绕。道路两旁种的是法国梧桐，这个时候早就落完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划破被皎洁的月照亮的夜空。

真是冷啊。

小攸轻轻地叹了口气，将淡蓝色的羽绒服更拉紧了一些，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温暖。

然而，却只感觉到心底阵阵透出的寒意，简直比这周围的空气还要寒冷。

她搓了搓手，脚步在小路的尽头停下。

抬起头，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在眼前出现，一轮明月挂在尖顶边上，散发着淡淡的光，却依然刺痛了她的眼。哦，不，她的眼不是因为这温柔的光芒而痛的，是因为流了太多的泪。

推开门，里面依然是一片昏暗。

这一带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多，这个教堂平日里也不太有人来。虽然圣诞节是基督教的大节日，今晚却没有来此聚会祈祷的基督教徒，连牧师也乐得偷懒，并不在教堂中。

靴子踏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周围是昏暗的，只有墙上错落地点着的蜡烛，约莫十来支，在偌大的教堂中，掩盖不住黑暗。她不紧不慢地走着，直到圣母像前，仰头望住那一尊小小的白色石膏雕像，她嘴角有最温柔的笑，像慈爱的母亲一般望着这大地苍生，只是那笑却化不开小攸心底的寒冷，一层层漾开，直到四肢百骸。

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三天前，与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世了。身为景安大学教授的父亲，因为在课堂上严厉地批评了一名迟到的男生，竟被那男生用刀子当场刺死。

景安大学派来了人，帮她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并许诺小攸可以免试进入景安大学就读，并免去一切学杂费。

嗨，进入景安大学就读，这竟是父亲生命的价值。

来人的语气傲慢，也许在他眼中，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死，能让小攸换到免试进入景安的机会，已经是大大地赚到了，毕竟景安大学的名声可是远扬在外，非极优秀或家族显赫者，是没有资格入学的。

只是……只是，这便是一个生命的价值吗？

只是，这便是老天爷对她最后的补偿吗？

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她伏在桌子上，将脸埋进冰冷的手，放声哭泣。

“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要留我一个人！”

为什么！

她心底绝望。

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我，要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

妈妈，哥哥，小和，还有……爸爸。

为什么全都离开了我！

你们……

怎么可以这样自私，你们去了天上团聚，却留我在这个冰冷的世上！

身后响起轻微的脚步声，在她身侧停住。

她心中一惊，猛地抬起头来。

应当是一名男子，蜡烛在上方发出微弱的光，她因此看不清他的容貌，甚至看不出他的年龄。只是他身上传来的淡淡气息，那样好闻，让她直觉认为他不是坏人。

“圣诞快乐。”耳畔传来一个他好听的声音。

她愣愣地仰着脸望着他，沉浸在悲伤中不知如何回答。

那男子发出轻若无闻的笑，从口袋中掏出什么，递到她的面前。她低头，看清楚那是一条手帕。然而吸引了她的目光的，却是他黑色外套袖口上的一枚袖扣。

映着跳动的橘色烛火，那袖扣如金子一般发出绚烂的光芒，上面有精工雕琢的花纹，昏暗中看不清楚是什么图案，却看得出极为精致。

木然地接过手帕，软软的质地似乎要化在手中一般。擦去脸颊的泪水，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便起身离开。

走出好远，才蓦发现自己手中还捏着男子的手帕。小攸叹了一口气，暗暗骂了自己一句粗心，转身急忙奔回教堂。



却已经，不见人影。

愣愣地，她站在那里。

他是谁……

是，天使吗？

三年后。

九月初的清晨，依然是盛夏的天气。太阳早早地就爬上了半空，不知疲惫地炙烤着大地。小攸有气无力地推着单车，在车棚里停好。

无力地叹了一口气，抚上单车，心中泛起酸意。

一个星期前，她和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分手了。那个曾经说过要一辈子对她好的男子，那个温柔地笑着抱着她，宠溺地连连惊呼“天哪，你好可爱”的男子，那个曾经说过，要带她去千岛湖，在湖畔一起骑着单车，享受着美妙夜景的男子。

爱了三年，信了三年，到头来却发现，他背着她与别的女子交往已经有一个多月，还一起去了他们约定的千岛湖，留下了许多爱的记忆。记录下他们爱的印记的，还是小攸借给他的相机。

再……不回来了吧，那些时光，陪在她身边的他，如今已经不再对她有耐心的他。

深呼吸，她扬起一个好看的笑。

没有哭。她早已经学会坚强，学会把悲伤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察觉。她的软弱，不要被人发现。

她穿过长长的绿荫大道，正要冲进有中央空调的教学楼享受清凉，却赫然发现，不远处的草坪上，围了一群人。

出了什么事？

她好奇地伸长了脖子。

“小攸！”忽然有人在身后叫她。她回头，却是班级里最让人讨厌的女生，第一名的八卦，陈小乐。

“你怎么还在这啊！”陈小乐露出独特的八卦王笑容，“不去看你的林七月如何为你出头吗？”



小攸闻言，脑子里轰隆一下。

不会吧，这个七月还真的是言出必行，居然真的去找那个女生了？唉，千叮咛万嘱咐叫她不要冲动……

不过，以她对七月的了解，本来也不指望她真的会听她的话息事宁人，只是没想到竟这样大张旗鼓。

赶紧拔腿往那群人跑。

不用她费劲，看到是她来了，围观的人群纷纷主动地退让开一条小道，脸上带着诡异复杂的笑容。小攸没有心思理会她们，到那个人体围成的圆圈中心时候，便看见七月双手叉腰，恶狠狠地盯着一个女子，口中不停地骂着狐狸精，第三者，不要脸，那风范简直和菜市场的泼妇有得一比。

小攸看了一眼那被骂得狼狈不堪的女子，她的脸上有鲜红的五指印，看来七月是一点都没留情，以她的手劲，这一巴掌怕是够受的。

安静，艺术学院的院花，景安大学校董的掌上明珠，据说她的后援团，可以绕着学校的大操场排一整圈。

这样强大的背景，也只有同是景安校董女儿，脾气火爆又天不怕地不怕的林七月敢去招惹她了吧。

见她出现，七月不禁变了脸色，不安地吐了吐舌头。唉，她林七月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季小攸皱眉头。好像是上辈子欠了小攸的，第一眼看见她，就忍不住要疼惜她，保护她。

唉，七月。

小攸低低地叹了一口气，心中涌起的是满满的暖意。

最起码……

最起码她还有七月这个好朋友，会为她出头的好朋友。

小攸上前去，低声说了句对不起，拉了七月便走。七月心有不甘，却也不敢拂了小攸的意思，完全没有了方才凶巴巴的样子，像乖顺的小羊一般跟着小攸拨开人群走出去。

她将头深深埋下，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唉，七月这家伙，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只会让她更难堪吗？以七月大条的神经，怕还真的是想不到这其中的关系。

却，有一双驼色的登山鞋出现在她眼中。

叹了口气，还不等她抬起头来，便听见身后的安静一声软绵绵的：“秦羽……”带着无限的委屈和浓重的哭腔。

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呼唤，她季小攸怕是一辈子都学不来的。

在听到那声温软的呼唤之后，驼色登山鞋呼地从小攸身边掠过，将那美丽柔弱的女子搂进怀中，手心疼地抚上她发红的脸颊：“被打了？”

安静畏畏地依偎在秦羽怀中，眼中噙着泪，微微点了点头。

小攸回头，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样亲密的一幕。

心中的伤口，被刷的一声撕开，方才有一些愈合的痕迹，如今又是血流不止。这样的温柔，这样的温柔……

现在已经不属于她了。

还沉浸在悲伤之中，丝毫没有发现秦羽已经放开了安静，大步朝她走来。

“你要干什么？离小攸远一点！”七月挡在小攸与秦羽之间，仰起脸眯眼威胁他。她林七月可什么都不怕，势要保护她的小攸的。

秦羽瞪了她一眼，眼中的怒气却稍稍收敛了些。毕竟林家景安也是有头有脸的，他得罪不起。便隔着七月，冷然地对小攸道：“季小攸，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无理取闹。

四个字，在小攸心底如刀绞一般。

深呼吸，眼中是恬淡，嘴角的笑意从容：“我做什么，如今你已经管不着了。”拉过七月，转身便走。

猛地身后一扯，她被迫转过身子，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脸上已经有火辣辣的一巴掌。

“姓秦的你这个王八蛋！”七月怒吼一声，冲过去对着秦羽的肚子便是一脚，眼泪却忍不住流下来，“你这个王八蛋！”气得浑身颤抖，却找不出其他的词来。

他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小攸！

周围的人群在这突然起来的变故中安静了下来。

整个世界寂静无声，他们或许是从没见过林七月居然也会流泪，这个号称景安最嚣张的女生，居然也会流泪！

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了一阵发动机的声响，竟是一架直升机出现在草坪上空。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大家都仰起了脸，望着那架越飞越低的直升机。

直升机的螺旋桨带出强大的气流，在半空中盘旋着，似乎在察看底下的动静。然而终于越飞越低，在草坪边上一片空旷的小广场降落了。

看清楚直升机身上，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玫瑰，和花蕊中一个金色的Y字，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陈小乐的嘴角浮起怪异的笑，像是看到上好猎物的猎手，眼眸闪闪发光。

天空是蔚蓝的。

风是轻轻的，阳光刺眼，蒸腾着大地上的一切事物。

直升机的舱门打开。

出现的，是一名中年男子的脸，严肃地绷着，不带一丝笑容。墨蓝色的制服笔挺，胸前的管家徽章闪闪发亮，领口、袖口的扣子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这便是景安第一世家、全球屈指可数的大财团才有的真正的管家——得到英国管家协会的认可，颁发徽章的管家呀！

据说这些管家侍奉的，都是世界级的巨富之家呢！

他不看众人一眼，毕恭毕敬地站在舱门一侧。这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竟出现了一小队保安，团团地将直升机围住。

中年男子微微躬下身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便有一只干净修长的手，搭在了舱门的扶手上。

众人皆发出了低低地呼唤，有几个许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竟忍不住兴奋起来。

终于见到他了！

传说中的，他！

男子从直升机中下来，他有俊美修长的身形，一张白得有些不像话的脸，被大大的墨镜遮去了大半，却依然能看出那墨镜下的容颜，绝对足够迷死在场的所有女生。

似乎已经见惯了女生崇拜的目光和众人的围观，他的表情依然平静。略略一示意，身后的管家便上前来，替他脱去身上的黑色外套，便只留下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衫，领口三颗扣子没有扣上，又是引起女生一片低低地尖叫。

是他了——尹树！

尹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据说他身上流着欧洲贵族的血液，他的祖父是欧洲一个国家的王室成员，因此，那皮肤白皙得不像话，有北欧人特有的棱角分明的脸，混上黄色人种的血液，又平缓许多。

这时候，便有人忍不住望向被遗忘在一边的，方才那场闹剧的四个主角。

小攸一咬牙，心里这才有了一丝惊慌。今天这事情，怕是闹大了。谁都知道，安静是尹氏早就指定的，尹树的未婚妻。

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尹树微微抿了抿唇，摘下墨镜。随着那张完美无瑕的脸的慢慢呈现，女生们的心几乎要跳出了她们的胸膛，只有相互牵着手，握紧才能够忍住不发出惊呼。

略一回身，管家便接过他手中的墨镜。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傲慢如天神一般，他缓缓地朝人群走去。

近了一些，又近了一些！

人群不由自主地让开一条道路，却又想要挤到前头，去看清楚男子绝美的容颜，除了女生不断发出的低声的惊呼和抽气声，整个世界寂静一片。

气息一时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仿佛要窒息一般。

小攸想，这个时候应该要离开才是，只是双腿却怎么也挪不动。她望了望身侧的七月，见她也是脸色死灰，不再有往日的嚣张。

她也怕了。

不禁咬了唇。

如果因为她，让七月受了伤害，她是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她不惜一切，也要保护七月。

尹树在人群中央停下。

眸子中是傲慢的光……

唇边带着得体的笑……

他懒懒地打量着他的未婚妻。

安静连忙扬起笑容，甜美如蜜糖一般。她本来就有足够傲人的美貌，这样一笑更加是美丽倾城。小攸清楚地看到，安静望着尹树的眼中，有那样闪亮的光芒。

她有一丝的发怔。

她……她不是该爱秦羽的吗？

尹树一回头，管家便心领神会，开口也是傲慢的语气：“发生了什么事？”有保安队长急忙上前来，陪着笑：“不过是学生闹事，我们会处理好……”他唯唯诺诺地低着头，不看去尹树的表情，才发现那好看的眉毛微微地皱了皱。

管家打断他：“够了。回去收拾东西，你被辞退了。”

保安队长瞠目结舌地抬起头，还来不及说出一句话，便被他原先的手下架着离开了。

“有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尹树终于开口，声音慵懒得如一只方才睡醒的猫，对一切都漫不经心。

只是唇边依然有淡淡的笑，却遥远疏离。

若不是事关这个母亲一手为他挑选的未婚妻，他还真懒得多问一句。

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敢说话。

齐刷刷的，目光都投到了小攸与七月身上。

随着众人的目光，尹树望向两人。

小攸深呼吸一口气。

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情，要她怎么说出口！

七月却不管了，她必须要为小攸讨一个说法！这个安狐狸，明明自己有未婚夫，那么完美优秀，却还要去抢别人的男朋友，伤害了自己的未婚夫，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她的小攸！

该死的！

“尹少爷！”她索性闭上眼，不管不顾地，“请你管好自己的未婚妻，别叫她扮柔弱抢别人的男朋友！”说完这话，全身的勇气仿佛被抽离了一般，她软软地靠在小攸身上。

哦？

尹树饶有兴趣地望回自己的未婚妻。

抢别人的男朋友？

这事他可有些兴趣了。

“树……”安静柔柔地唤了一声，咬了唇，大大的眼睛又是热泪盈眶。秦羽心疼地，伸出手要将那柔弱的人儿搂进怀里，却扑了个空。

安静几步小跑过去，想要挽住尹树的手臂。

亦扑了个空。

尹树越发灿烂地笑着。

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定。

笑！

周围的女生倒吸了一口冷气。

她们居然看到了尹树如此灿烂的笑容！天，真没想到她们的尹少爷，居然也能笑得如此灿烂！

“她抢了你的男朋友？”他笑着问七月。

七月摇摇头，畏畏地指了指小攸：“是她……小攸和秦羽在一起三年了，都是这个狐狸精从中破坏，不要脸！”虽然已经浑身无力双脚发软，还是忍不住骂几句。

小攸低下头去。

唉……

这个七月，脾气这么火爆，就知道惹事……还要把她的脸丢到这个完美如神祇的男子面前去吗？

尹树直直地走到她的面前，双眸漆黑，凝望住她。

“是你的？”他问。

小攸没有抬头，开口声音也是淡淡的，完全听不出此刻她心底的悲伤已经逆流成河：“如今不是了。很抱歉……我向您和您的未婚妻道歉。”

一双手，修长干净，略带苍白，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在她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攫住她的下巴。

微微用力，便轻而易举地将她的下巴抬起。

阳光刺眼。

她睁不开眼睛。

因此看不清楚，此时男子逼近的脸。

“不——”周围是低低的惊呼，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

天哪！

尹少爷居然……

吻了季小攸！

夏日清晨的风……

蓝天，白云。

尹树放开手，满意地从眼角余光看到安静白了的脸。

他居然吻了那个女人，她的手下败将！

不！

身子一晃，她虚弱得要跌倒，秦羽及时上来，接了她在怀里。却如触了电般，她一把推开他，从他怀中挣扎出来。

眼神戒备地瞪了秦羽一眼，不复温柔。

她不安地转动手指上的戒指，铂金的钻戒，意大利名师的设计。是尹家给她的，尹家媳妇的标志，与尹树的订婚戒。

尹树脸上又是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

他举起左手，小指上有一枚精致的尾戒，却不是与安静订婚的那一枚。他嘴角含着笑意，慢慢退下尾戒。

小攸依然处在被偷吻的震惊之中，连带她身边的七月，也处在深深的震惊之中，对之后的事情毫无反应。

亦没注意到，尹树的脸又凑了过来。

她反应过来，下意识要躲。

却没有躲过。

只是这一次，尹树并没有再吻她。

而是将手伸到了她的颈脖之后，解下她挂在颈脖上的挂件。

是七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巨蟹座的守护石。

他呼出的温热气息，熏了她的耳根。

懒懒地将那个石头拿下，将尾戒套进黑色的绳子，又在她颈脖上挂好。

握起她的手，将石头放入她的掌心。

扬起笑，温柔地搂了她在怀中。

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在场的人都听清楚，尤其是安静。

“既然我的未婚妻抢了你的男朋友，就由我这个未婚夫来补偿你吧。从今天起，我便是你的男朋友。”

又是一阵惊呼。

天哪，方才她们是听错了吗？

尹少爷居然说，要做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生的男朋友！

“树！”安静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美丽的眼，浓密微翘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已经被盈盈的泪水打湿，显得更加楚楚可怜。

小攸愕然地抬起头，望住那张好看的侧脸。

好看的弧度，绝美。

与蓝天契合在一起，竟是那样天衣无缝。

他的身上，传来淡淡的香气，那样好闻。

他的手心，是微微的凉。因此在这样的炎炎夏日，被他的手握住，竟然是这样舒服的感觉。

竟莫名其妙的，她没有将拒绝说出口。

也没有办法说出口。

在这样一连串的震惊下，她已经完全呆掉了！